

民族学论文选

1951—1983

下 册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CP12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

民族学论文选

1951—1983

下 册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1866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论丛

民族学论文选

1951—1983

上、下册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大邱庄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5印张 493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统一书号：3441·1 定价：3.95元

目 录

- 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 傅乐焕 (1)
- 哈尼族称初探 王尔松 (45)
- 台湾省少数民族名称与族别问题浅议 许良国 (55)
- 勐腊的克木人 李道勇 (65)
- 略论亲属制度研究
- 纪念摩尔根逝世一百周年 黄淑婷 (71)
- 从哈、柯、汉亲属称谓看最古老的亲属制 何星亮 (90)
- 试论家庭的历史作用 李清和 (110)
- 从原始婚姻家庭遗俗看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
..... 陈克进 (125)
- 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崇拜的典型范例
- 侗族的撒妈和撒堂 莫俊卿 (148)
- 过渡型的阿美人母系社会 张崇根 (159)
- 父系家族公社结构的演化进程概说 庄孔韶 (166)
- 父系宗族公社 程德祺 (189)
- 睫 靥 与 鸱 尾
- 对开化铜鼓上两种花纹的试释 闻 宥 (201)
- 傣历中的纪元纪时法 张公瑾 (208)
- 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天文历法 张元生 (232)
- 关于中国南方若干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简况
- 和风俗习惯 杨成志 (241)
- 丰富多彩的我国少数民族服饰 阳 泉 尹素卿 (274)
- 壮族图腾初探 梁庭望 (281)

苗族社会中的“崇拜”对象种种	李廷贵 果酒素 (288)
伊斯兰教和回族风俗习惯	李松茂 (294)
竞渡传风俗	
——古代越族文化史片断	容观琼 (307)
我国少数民族的丧葬	邵献书 (313)
论武夷山悬棺葬的有关问题	
——武夷君是谁和武夷山悬棺葬的开始时代	石钟健 (317)
藏族的天葬习俗	仁庆扎西 (330)
谈谈少数民族节日的特点	李竹青 (333)

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

傅乐焕

壹 基本情况

一 名称

二 人口和分布

三 历史来源

(1) 达呼尔传说中的英雄“萨吉尔迪汗”

(2) 关于达呼尔人历史来源的几种旧有说法

(3) 可靠的达呼尔人历史的开端

(4) 十六、七世纪达呼尔人和蒙族的关系

贰 四点识别

一 语言

二 地域

三 经济生活

四 社会文化心理状态

叁 达呼尔应该被承认是一个单一民族

一 自愿的原则

二 承认达呼尔是一个单一民族对他们发展前途是有利的

三 为什么少数达呼尔人主张他们是蒙族的一支

解放以后，随着民族压迫制度的被消灭，达呼尔人获得了自由和平等。

1950年国庆节，达呼尔人的代表参加了北京天安门的庆祝典

• 本文的“达呼尔”即指今达斡尔族。——编者注

礼。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在达呼尔人民的要求下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1954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新疆省塔城县原来因包括在清代“索伦营”之下、从而一度称作“索伦族”的达呼尔人的请求，恢复了他们固有的族称，并建立了“瓜尔本设尔达呼尔族自治区”。一部分达呼尔人已以自己的族名出现，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之下，与祖国其他兄弟民族并肩前进，共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但是，由于有关达呼尔历史和语言上的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问题还没有作最后决定。这问题存在已久，迫切需要解决。

1953年8月至10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调查组（参加人：林耀华、王辅仁、阿勇绰克图、陈雪白、傅乐焕）曾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呼纳盟达呼尔人居住地区进行调查。调查中搜集了一些资料，回京以后，结合旧有的材料，作了比较有系统的整理。这里是初步整理的一个小结。

达呼尔人的语言、居住地域和社会文化心理状态等方面，都和汉族不同，肯定地说，它不是汉族。


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问题，主要是它和蒙族的关系问题——它究竟是蒙族的一支？还是单一民族？

以下材料的整理，也着重在它和蒙族的关系方面。

壹 基本情况

一 名称

达呼尔人自称为daur。据本族人说：译作“达斡尔”比较接近本音。所以有的地区（如莫力达瓦旗和布特哈旗）的达呼尔人提出：应改译本族名称为“达斡尔”。

在清代满文文件中，这一名称的写法，有  (daur)、

ᡠᡨᡤᡠᡵ (dagur) 和 ᡠᡨᡥᡠᡵ (dahur) 三种。

在汉文书籍和文件中，“达呼尔”是最通用的译写形式（《清史稿》、《八旗姓氏通谱》、《满洲源流考》等）。另外还有种不同的写法，如：“打虎儿”（《清实录》等），“达瑚尔”（《圣武记》等），“达胡尔”（《鸡林旧闻录》），“达瑚里”（《朔方备乘》），“达呼里”（《龙沙纪略》、《黑水先民传》），“达古儿”（《奉使俄罗斯纪程》）等。

它还曾被译作带侮辱性的称呼“打狐狸”、“大狐狸”。

“达呼尔”是达呼尔人旧有的名称。

在达呼尔人中相当广泛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据说达呼尔的族称是在投清以后才有的。满文称“投降”为“达哈热”，“达呼尔”就是从“达哈热”一音变来。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历史事实说明它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如果说“达呼尔”是因“投清”而得，这投清的事应是指1639年至1640年满族统治者皇太极对“索伦部”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之后，大批达呼尔人曾被迫转到满族统治者的支配之下。但是，在清朝记载里面，在这次战役后并没有立时出现这一名称。（在清朝记录中“达呼尔”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康熙五年（即1666年），原作“打虎儿”，见《清实录》康熙朝卷二二）。另一方面，在俄国记载里，当帝俄东进势力的先遣部队出现在卫特木河的时候（1639年），他们从当地的爱文奇人处听到“达乌尔”（Daur）的名字（拉文施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第九页）。这事发生在清统治者开始向“索伦部”进攻的同一年，第二年“索伦部”才被打败。这有力的说明达呼尔是旧有的名称，不是因“投清”得来的。

有人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一部份达呼尔人归顺清朝，从而产生这个族名（见1953年1月乌兰浩特市达呼尔问题座谈会材料）。这是更不合事实的。尼布楚条约签订于1689年。这时候，

在清俄两方面都早已出现这名称了。

总之，“达呼尔”是在达呼尔人投清以前旧有的名称。大概因为它的声音和满文“归顺”、“投降”的“达哈热”有些相近，人们就错误地把两个原不相关的名词牵连在一起。

关于“达呼尔”一字的语源，过去曾有种种的推测：

(1) 由“大贺”氏（辽朝先世部族名称）变来（清乾隆帝《辽史语解》卷三）。

(2) 由“达姁”部（唐代“室韦”诸部之一）变来（日人池尻登：《达呼尔族》）。

(3) 由达呼尔语“达、豪尔”而来（钦同普：《达斡尔民族志略》）。

钦同普说：达呼尔语称“原来”作“达”，称所在的地方为“豪尔”，“达豪尔”连读即“原居处”的意思。据他说：“达斡尔”古时游牧于额尔古讷、根、得尔布尔和鄂嫩河等处，后徙居西喇木伦河，哈喇木伦河，又避兵归居鄂嫩河，因改称“达呼尔族”。按这里所说达呼尔族迁徙的路线，并没有可靠的史料证明。

(4) 由“达怛”（“鞑怛”即“塔塔儿”）讹变而来（阿尔坦噶塔：《达斡尔蒙古考》）。

阿尔坦噶塔说：“达斡尔”与“达怛”之“斡”“怛”二字，……同为一音。蒙文之“塔塔儿”与“塔斡尔”之字形，酷为近似……是以元初之“塔塔儿”颇有由“塔斡尔”误书之嫌……可证“达斡尔”乃“达怛”之对音，“塔塔儿”之遗部也。

按：这种说法是不合语音变化规律的。

(5) 由“达如花赤”（元代官称）变来（佚名：《达古尔蒙古嫩流志》）。

作者说：〔元代〕达古尔部以氏族均配属官长曰“达如花赤”，后讹为“达古尔”。按：这种说法也是不合语音变化规律的。

(6) 由索伦语“达瑚里”（种田的人）而来（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又汤尔和译中东铁路局俄籍职员所编《黑龙江》第五四八页）。

按：中央民族学院调查组在索伦族地区（莫力达瓦旗和黑龙江瞻仁村）调查：现在索伦语言中，并没有“达呼里”这一语词。

这里我们省略了前面已经否定的由满文“归顺”（“达哈热”）而来的说法。

以上各说都是由语音方面出发所作的一些推测。有的是根本不合于语音变化的音律的。有的虽符合于语音变化规律，但是对于一个族名来源的研究来说，单靠语音变化方面来推测是不可靠的。

《蒙古源流》（卷六）记载，约在明万历朝的前半，蒙古扎萨克图土们汗东向侵略，攻打过一个叫做“达奇鄂尔”的部落。有人认为这个部落就是“达呼尔”（江实译注《蒙古源流》注文第二七页引日人和田清的说法）。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话，这是我们所知见于记载的（肯定了的）达呼尔名称的最早形式。

达呼尔人过去还称作或被称作“爱门人”。这名称的来源也还不清楚。有人解释说：“满清把他们（达呼尔人）称为‘爱军’，意思就是最亲爱的军队，因此发到各地方驻守。满清倒台

后，大家就把他们称为‘爱墨人’”（《黑河专区达呼尔情况》）。这只是望文生义的解释。因为在清朝还没有倒台时，便已经有了这一名称。按达呼尔语“爱门”是部落的意思。

达呼尔人称汉人为“尼堪”，这是满洲话对汉人的称呼，又称为“伊尔根”，这是满洲话“民人”的意思，与“旗人”（固山尼雅尔玛）相对称。清朝时代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从而他们也从满洲方面输入了这些名称。

二 人口和分布

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分布于各地的达呼尔人共约五万人。

达呼尔人的主要分布地区是在嫩江（黑龙江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北角的分界线）的两岸，和嫩江的一些支流，包括东岸的讷谟尔河，西岸的甘河，诺敏河，阿荣河，雅鲁河等河的两岸。从现在的行政区划上说，属于黑龙江省境的嫩江、讷河、甘南、富裕、龙江等县，和齐齐哈尔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东部的“莫力达瓦”、“阿荣”和“布特哈”三旗。这是自清初以来达呼尔族的基本居住地区（参看本书第8页插图）。

另外，在黑龙江省的瑷琿县，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市，索伦旗的南屯和莫合尔图屯，新疆省的塔城县也有分布。这是在清朝二百多年间有的是在与迁居嫩江的同时，有的是在迁居以后陆续从嫩江这基本地区迁移去的。

在内蒙的一些重要城市，如“呼和浩特”、“乌兰浩特”和“海拉尔”都有不少的达呼尔干部。清朝时在北京驻防的旗人中有达呼尔人，现在北京也应还有他们的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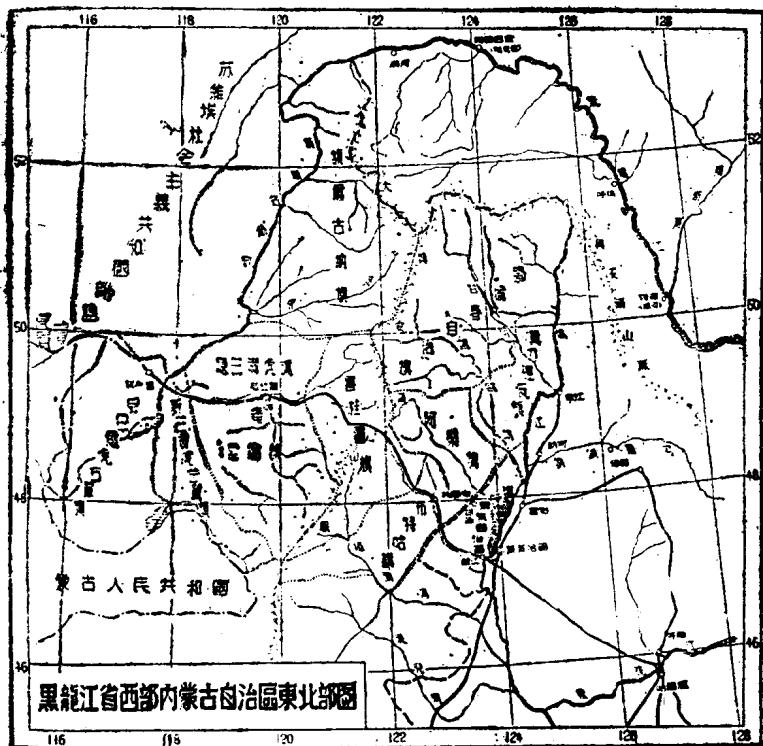
现在达呼尔人居住最集中的地区是黑龙江省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占全区总人口百分之四八（据1953年9月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材料核算），和内蒙莫力达瓦旗，占全旗总人口百分之三〇（1953年9月呼纳盟统战部材料）。

各地达呼尔人的具体数字如下：

地 区	人 数	材 料 来 源
黑龙江省	25,406	
齐齐哈尔市	913	(1) 1952年7月黑龙江省民政厅资料
龙江县 (不包括达呼尔自治区)	9,000	(2) 根据(1)和(3)推算
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	5,916	(3) 1953年8月龙江县达呼尔自治区材料
富裕县	4,738	(4) 同(1)
甘南县	648	(5) 同(1)
纳河县	1,464	(6) 1953年9月纳河县人民政府材料
嫩江县	1,687	(7) 1953年10月嫩江县人民政府材料
瑷琿专区 (瑷琿县) 孙吴县)	1,040	(8) 中央民委会材料
内蒙古自治区	20,801	
莫力达瓦旗	15,797	(9) 1953年9月呼纳盟统战部材料
阿荣旗	906	(10) 同(9)
布特哈旗	2,608	呼纳盟统战部材料；另据1953年 (11) 布特哈旗旗委会材料为3,142人
索伦旗	1,390	(12) 1953年9月索伦旗政府材料(包 括南屯1,224人)
原兴安盟索伦山	约 100	(13) 1951年东北访问团材料
新疆省		
塔城县 瓜尔本设尔 达呼尔自治区	约 1,800	
总 计	约 48,000	

附注：

- (一) 以上数字均根据普选以前材料，普选以后应有一些变动。
- (二) 内蒙各重要城市如海拉尔、呼和浩特、乌兰浩特等地达呼尔人数目未详。
- (三) 按呼兰府志(民国四年印)卷九《种族户口》项下记宣统元年境内有达呼尔一二六二人，本县境内应尚有达呼尔人分布，尚待调查。
- (四) 据伪满康德十年(1942年)估计，达呼尔族约有十三万人。(见满洲事情案内所编印之《兴安蒙古》)。又美人拉铁摩尔谓达呼尔人约有十万人以上(见所著《满洲的蒙古人》)。均较现在掌握数字为多。



三 历史来源

(1) 达呼尔传说中的英雄“萨吉尔迪汗”

在达呼尔人中，广泛地流传着关于萨吉尔迪汗的传说，差不

多每个成年以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无疑地，他在达呼尔人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个别达呼尔人甚至说，要决定我们的民族成份，最好能弄清萨吉尔迪汗是什么人。这种单从血统方面来判断民族成份问题的提法，虽然是不够正确的，不过它也反映了萨吉尔迪汗在说者观念中的地位。

中央民族学院在1953年的实地调查中和在室内的资料搜集中共得到了约三十件有关萨吉尔迪汗的传说，把这些传说综合起来，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第一：各种传说的内容虽然是非常纷乱的，但是可以抽出一个中心，便是：萨吉尔迪汗先从黑龙江的北岸来到黑龙江的南岸，后来又由黑龙江上游渡江西去，他带走了一部分部下，遗留下他部下的另一部分——这被遗下的人们便是今日达呼尔人的先人。

第二：原来传说中没有明确说出萨吉尔迪汗存在的时代，就各种说法所透露的情况来看，他是明初以后至清初以前的人可能性比较大一些。有的传说中具体地指出了他是某时代的某个人，那都是后人有意附会上去的。

具体指出他是某某人的各种说法，主要说他是成吉思汗的一家人——有的说是成吉思汗的兄弟“捌只哈撒尔”（阿尔坦噶塔）；有的说是别人替成吉思汗所生的儿子“珠其哈斯热”（乌兰浩特座谈会）；有的说他是成吉思汗的曾祖“哈不勒汗”（伪满时编《满洲国现住民族》）。这几个说法中以“捌只哈撒尔”一说产生最早，是在“九一八”左右。其余各说都在此以后。但也都在伪满时代。这时期正是一部分达呼尔知识分子高唱“达呼尔”和“蒙古”出于同源的时期。各说所传萨吉尔迪汗和成吉思汗身分关系的不同（“兄弟”、“别人替生的儿子”和“曾祖”），反映了这些说法产生过程中的矛盾。

另外，还有人把他和历史上的“黑水国”相结合，说他是

“黑水国”汗，这是清朝花灵阿的说法。花灵阿因为唐代靺鞨族的“黑水部”在黑龙江地区曾建立国家，而达呼尔族也居住在黑龙江地区，同时传说中有萨吉尔迪汗，他推测这黑水国便是萨吉尔迪汗的国家。显然他这推测所依据的基础是太薄弱了。

结合历史记载来研究，我们已找到了一个人，他的事迹是和萨吉尔迪汗传说故事中心内容相符合的，但是现在还不能够得出他就是萨吉尔迪汗的结论（参看本刊本辑傅乐焕：《关于萨吉尔迪汗和根特木耳的资料》）

不过，可以肯定的说，过去所说他是成吉思汗一家人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2）关于达呼尔人历史来源的几种旧有说法

一般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本族先人从“黑河（黑龙江）下来”时为止，对于更前的历史是不清楚的。

约在一百年前达呼尔人花灵阿写《达呼尔索伦源流志》，开始了本族历史来源的探究。据说清统治者也曾两次派专人到达呼尔地区调查本族的来源。第一次在同治十年，调查结果说是“女真”后裔，“上边”不信。第二次又来调查——在光绪六年（一说在光绪二十二年）。调查结果说是“契丹”后人。以后便没有再来查考（据莫旗老人座谈会谈）。民国以后更有不少人对本问题进行研究。截止现在，根据我们业已掌握的资料，本族人和本族以外人所写的历史已有八种（只就已成专书的列举，至于一般书籍或文章中偶而涉及本族来源的，没有计算在内）。这八种的名称是：

一、花灵阿：《达呼尔索伦源流志》（满文，传抄本，清道光廿七年）。

二、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民国十五年印）。

三、孟定恭：《布特哈志略》（辽海丛书本，约民国二十年成书）。

四、阿尔坦噶塔：《达斡尔蒙古考》（1931年印）。

五、钦同普：《达斡尔民族志略》（伪满时印）。

六、佚名：《达古尔嫩流志》（稿本，伪满时写，解放后定稿）。

七、孟希舜：《达斡尔民族志稿》（1954年油印）。

八、日人池尻登：《达斡尔族》（1941年）。

上面所列举的八种著作中所提出的达呼尔人来源的说法，计有以下几种：（一）是隋唐间黑水国的后人；（二）是辽代契丹族的后人；（三）是唐朝室韦部后人或室韦部中之“达妬部”的后人；（四）是宋元间“塔塔儿”部中的“白鞑鞑”的后人或“塔塔儿”部后人；（五）是早期蒙族的后人等。

“黑水（靺鞨）”、“契丹”、“室韦”、“塔塔儿”等——这些历史上的国家或部族先后在“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地域生存发展，并建立过有力的组织，有的还曾建立了朝代，以至名闻于当时远在南方的汉族王朝，从而在中国历史上有了记载。达呼尔人早期（距今四百五十年前，详后）便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东岸。就地域说，它或是处在上述各族的范围之内，或是在他们的近邻，它是这些国家或部族中或甲或乙的后人不是没有可能的。

达呼尔人的语言属于“蒙古语族”，但它不同于现代的蒙古语（即内蒙蒙族人民所说的语言）。结合这语言的特点来看，达呼尔的先人应该不出两个可能：一个是说着属于“蒙古语族语言”的古代部族；另一个可能——如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十四卷）所提出的——是古代“蒙古化的通古斯人”。

以上旧有各说所提出的“黑水”、“契丹”、“室韦”、“塔塔儿”（但不是“白鞑鞑”）、“蒙古”等古部族，从语言属系来说，也不出这两语族的范围之外（“黑水”属“通古斯语族”，其他各部族均属“蒙古语族”）。然而由于资料的缺乏，以上各说的提出所依据的材料，都还不能证成它的说法，以致甲

说乙驳，乙说丙斥，还没有一种取得大家的共同承认。我们也曾仔细地考察了各个说法，认为在现有的证据下，还都不能成立。一部科学的达呼尔人民的古代历史还必须根据可靠的资料重新写起。

这里我们不打算把旧有各说一一介绍，现在只就两个最有力的说法——“契丹”后裔说和“白鞑鞴”后裔说，略加说明，作为我们对旧有各说不能相信的例子。

（一）契丹后裔说

这是从清代中年到现在一直流行的一种说法。这说法的主要根据是达呼尔的族称是从辽朝契丹先世部族之一“大贺氏”而来的。另外并没有更多有力的证据。

说“达呼尔”是由“大贺”氏一音变来，从清朝统治者弘历（乾隆）开始。乾隆时因改译辽、金、元三史中的名称，见辽史中有“大贺氏”，他想到了“八旗姓氏通谱”里记载的“达呼尔”的名字。由于这两名称发音的近似，他便拿“达呼尔”来对译“大贺氏”，从此“达呼尔”和“大贺氏”发生了连系。在以后清朝的一些著作中，沿袭了他的说法，说达呼尔是契丹大贺氏的后人。

我们不能说达呼尔和契丹一定没有关系，但是现在的证据还不足以证实这一论点。

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调查组，在达呼尔地区曾听老乡说，过去有人曾见“辽时账本”，里面记载的辽人名字和语言与达呼尔语言相同，由此可证达呼尔是辽的后人（1953年呼纳盟统战部材料也有类似说法）。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契丹文字到金朝初年虽还有人应用，但以后便成了被人忘却的死文字。约在三十年前，在热河辽代统治者的陵墓中发现了契丹文的石刻。尽管经过一些历史学家的努力，到现在它还是一种不能通晓的文字。说有人还拿契丹文当作通用文字来应用是不可能